



(接上期)

吴强在“《堡垒》后记”说：“《红日》问世以后，我便开始了写作《堡垒》的具体准备工作。《堡垒》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的斗争生活。当时，我在那里工作，生活游息在那个波涌浪涌的大海。写作小说时，我的第一个具体准备工作，是把我当时的生活经历，作了回忆，写成片断的故事和人物素描，也就是将记忆中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形象用文字记录下来。第二个具体准备工作，是“故地重游”，去到南通、如东、海门、启东地区，访问了一些城镇、乡村，如南通城、金沙、掘港、石港、茅镇、汇龙、聚星、吕四等市镇和江夏村、孙窑、曹埠、十总店、上下漫灶、江家园、汤家园等乡村居民点；访问了那些地方的一些老人、干部、群众，如红军老妈妈董家妈妈，烈士白桐本的干娘顾大妈妈，当年和白桐本一同工作过的干部、战士、炊事员、民兵队长；还访问了当年在南通城内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和其他的一些人。此外，还查阅了当年出版、印发的根据地的党报、党刊和有关资料、文件以及接管下来的敌伪报刊、档案等，收集到许多生动的宝贵的材料。一九五七年严冬，我再次访问了如东的掘港、马塘等市镇和当地参加过反清乡斗争的一些同志，为的进一步了解、熟悉民情风俗、生活习惯和有关的人物，第二年二月，我再去如东县访问，随后就在杨安乡（就是当年白桐本任区长的掘马南区）担任乡党委副书记的职务，在二总的一个生产队落户，工作了几个月。在这期间，我和住在靠近的顾大妈妈有经常接触的机会，对她、对《堡垒》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模特儿白桐本和有关的人物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在脑子里初步塑成了他们的形象。”

1958年3月下旬，他从上海经南通来到如东采访。在掘港，南通地委副书记王大祥和如东县长缪正谷在与其谈工作时，还希望他能在农业中学兼点课。原来，杨庵乡第一、三农中县里已经派了教师，二农中还没有教师。后来，他将在创办民办二农中和担任临时代课教师的经历，写成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《开学》发表在1958年第四期《收获》杂志上。

《开学》一开始写道：
四月十日上午，一丢下早饭碗，我就从我的住地新岸角，顺着范公堤到曹埠去。
接连下了好几场雨，一旦放了晴，见到阳光，田里的麦子就挺直了腰，昂起了头。一眼望去，一块一块麦田，真是碧玉一般，鲜明透亮。一来田野间景色美好，二来心里有件喜事，脚步就走得轻快，两里来路，一眨眼就滑到后面去了。

进了曹埠小街，早市刚过。街头上馄饨店的胖嫂迎头问我：

“这早上街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不晓得？农业中学今儿开学。”我一边答话，一边打店门口转过弯子，走向街北头农业中学去。

……

1959年，如东新建狼山鸡场两所。县文化馆张中、吴功伟得悉后产生创作《狼山鸡》舞的灵感，二人先后专程去狼山鸡场体验生活，创作剧本。如东师范音乐教师黄乐应请带谱作曲、指导。在组织掘港黄海剧团演员排练时，剧组又两次开赴狼山鸡场体验生活。《狼山鸡》舞在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上进行了首场演出，受到一致好评。《狼山鸡》舞于12月底参加了南通地区群众文艺汇演，荣获创作、演出等

奖。次年4月又参加了南通地区商业会演，被遴选为优秀节目，整个质量被评为六县之首。接着又赴南京参加了全省文艺会演，荣获创作、演出等一等奖。在当场演出结束后，在其他演出团体全部退出舞台后，江苏电影制片厂专门为该舞拍摄了纪录片，《江苏画报》刊登了整张大篇幅彩照。省会演结束后该舞又被挑选为优秀节目巡回全省演出，先后在无锡、苏州、镇江、扬州等地演出10多场，更可喜的是上海市新闻后亦邀请剧团到上海市委礼堂进行了演出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舞的小册子。

《狼山鸡》舞在排练期间，当时在我县深入生活的吴强，应邀观看了彩排，他认为该舞很有发展前途，将来可向芭蕾舞发展。

当他做好了《堡垒》创作准备工作，就要提笔写作的当儿，“大跃进”时期被迫停止。

后来他多次到如东等地采访，后来还曾挂职过曹埠人民公社大队副支部书记、初中校长。他曾到如东县中学参加过关于创作《红日》的座谈会。

“到一九六〇年春天，严重的‘自然灾害’来临，长官意志和瞎指挥也不行了，……我才又旧事重提，三次访问南通，随即进入《堡垒》的故事结构和人物设计、草拟作品梗概、分章分节的写作阶段。这年秋天，便继续留住南通，在当年领导、参加反清乡斗争的一些同志热情支持之下，开始着手。不料，我们上海的一位大长官又提出个口号：‘写十三年’，叫大家写建国以后的十三年的革命和建设，说这是社会主义的斗争生活。言下之意，在这以前的斗争生活，不是社会主义的，不要去写，或者不急于去写。”一九六三年春天，我又先后被“逼”到江苏的丹徒、常熟去“深入生活写十三年”。这样，写二十年前抗日战争的《堡垒》，只好在上部接近完成的时刻，再一次搁浅。”上海的一位大长官”指张春桥。

1962年，《堡垒》前七章部分章节曾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羊城晚报》等报刊上发表。

1966年冬天，正在寓所伏案写作长篇小说《堡垒》的吴强，被造反派抄家。《堡垒》上部书稿被作为未出笼的“大毒草”连同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张大干等名家字画一起被抄走。他因《红日》被诬为“大毒草”而被批判，被迫靠边劳动、隔离审查、投入监狱监禁长达十年之久。他曾被迫分配到奉贤农场担水浇菜，去文联下属的印刷厂糊信封，到外轮码头当装卸工。就在这样的状况下，他还坚持写《堡垒》的提纲，在爱人尹卜甄来看他时，他还挂念着被抄走的书稿。

1978年，在粟裕关怀下，他得到了平反。出任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、副主席、作协副主席。最重要的是，找回大部分手稿，虽然丧失了十多万字。

1979年1月初，他终于根据最初的创作意图，重新拿起笔，以五个月的时间，将幸存的九章，作了一些修改，然后新写了三章和一个《引子》，大约有15万字，完成了书的上部，于197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先行单独出版。这本不过40多万字的《堡垒》(上部)，经历了二十年苦难的过程，才得以和读者们见面。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，其中的第八章《党的儿子》在《雨花》1979年第一期开始连载。从《堡垒》里的一些充满如东乡土气息的对话中，

潜经新四军秘密交通线来到如东的文化明星(十)

长篇小说《红日》《堡垒》的作者吴强(下)

□ 吴剑坤

如：“常贵就有这号本领，什么话都能立时现编，说的时候，还能神乎其神，像真的似的。”“鸡毛炒韭菜，乱炒一顿有什么用？”“这个人是个裸墙头草，风吹两面倒，靠不住。”“一根筷子吃面条——单挑”“只要我们几个顶得住，经得起，就压得住阵脚，稳得住人心”“瞎子妈妈又只有那么一个女儿，万一有个凶险，不好。”“这个王七素来就是拉住皇帝叫妹妹夫的人，最爱攀高结贵。”“你指导员晓得，有道也晓得，我跟曹家仓是没得心谈的。”“我们跟他两股绳子，搓不到一起。”王有道也紧跟着表白了一句。“我们可以看到吴强在如东深入生活的一鳞半爪。

吴强在《《堡垒》后记》中写道：“《堡垒》中有些故事情节，取材于烈士白桐本、马世和的真实事迹。这两个人英勇的斗争事迹和他们高尚的革命品德，在群众中，有广泛的影响，在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还在人们的口中传颂。为了表达对英雄人物的纪念，我曾经在故事的描述中，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。经过考虑，因为写的不是真人真事的传记，故事里的大部分情节都是作者虚构的；在成书出版的时候，便将这两个真实姓名改掉，换上了虚拟的马国本和余淑和。这样，由于真假掺和而引起误解的事，也可以避免。”“背景地也改为海潮乡等地。”“书中有些章节，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。那都是初稿、二稿。这次出书，有的，整章地重新写过，有的，又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。”马世和(1922-1947)，女，又名马淑华。南通市人。1939年入党。新四军东进后，任掘港区委书记。1941年任中共如皋(东)县委组织部长。11月，到南通城里担任地下党特派员。1943年4月，奉命打入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苏北分区总站，她得到的情报，及时转送到根据地。不久，马世和被调到城区特工组。她在长期地下工作中，染上了肺结核，但仍坚持斗争。1944年4月，住进南通城基督医院



吴强和夫人尹卜甄

治病，期间仍负责党的地下工作。后受到特务秘密监视，在组织的营救下脱险后，经党组织安排下，转到上海治病。次年，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，时年25岁。

小说《堡垒》(上半部)以抗日战争时期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四分区的反“清乡”斗争为题材。故事梗概是：1943年春，日伪对苏中四分区进行以消灭新四军和抗日武装为目的“清乡”，重庆国民党方面也派遣武装特务与日伪勾结，结成对付抗日军民的三角同盟。海启县海中队军民面对尖锐复杂的形势，不畏强敌，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，开展人民游击战争。海中队和海潮乡民兵在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，经过激战羊角村，打垮清乡警察大队，夜袭聚星镇严惩汉奸，昼袭江家镇生擒日本兵，设伏合心桥重创“清乡”特工和保安队，攻克曹家仓智捉汉奸大地主曹世昌，和国民党特务伪区长狄子亭等的一次次战斗，取得反“清乡”斗争的初步胜利。在斗争场面的展现和乡土人情的描绘中，突出地塑造了区长马国本、红军老妈妈袁秀莲、党支部书记范金生、乡民兵大队长孙立祥等人物形象。

从《堡垒》里的一些充满如东乡土气息的对话中，如：“常贵就有这号本领，什么话都能立时现编，说的时候，还能神乎其神，像真的似的。”“鸡毛炒韭菜，乱炒一顿有什么用？”“这个人是个裸墙头草，风吹两面倒，靠不住。”“一根筷子吃面条——单挑”“只要我们几个顶得住，经得起，就压得住阵脚，稳得住人心”“瞎子妈妈又只有那么一个女儿，万一有个凶险，不好。”“这个王七素来就是拉住皇帝叫妹妹夫的人，最爱攀高结贵。”“你指导员晓得，有道也晓得，我跟曹家仓是没得心谈的。”“我们跟他两股绳子，搓不到一起。”王有道也紧跟着表白了一句。“我们可以看到吴强在如东深入生活的一鳞半爪。

1981年，年逾古稀的吴强在浙江莫干山着手创作《堡垒》下半部，计划写三四十万字。1985年离休

开学

吴强

四月十日上午，一丢下早饭碗，我就从我的住地新岸角，顺着范公堤到曹埠去。

接连下了好几场雨，一旦放了晴，见到阳光，田里的麦子就挺直了腰，昂起了头。一眼望去，一块一块麦田，真是碧玉一般，鲜明透亮。一来田野间景色美好，二来心里有件喜事，脚步就走得轻快，两里来路，一眨眼就滑到后面去了。

进了曹埠小街，早市刚过。街头上馄饨店的胖嫂迎头问我：

“这早上街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不晓得？农业中学今儿开学。”我一边答话，一边打店门口转过弯子，走向街北头农业中学去。

校舍在一个女学生王中桂家里，昨天下午我来踩过一趟。房子倒是瓦房，可是只一大间，一大间的三分之一，是板壁隔起来的王中桂的臥房，房门口的墙边，还放了一张小供桌，供桌上放着一只小香炉，一对烛台，一个王中桂母亲的牌位。从前，这儿是个店铺，大门两边是四扇活动的棂门，可以

645

后仍壮心不已，对于创作不敢懈怠。他在1988年3月说：“我现在已年近八旬，但写作未辍。目前，正在为完成长篇小说《堡垒》下部而努力，另有两部中篇小说，在构思和写作之中。作品就是生命，我的生命不息，创作不止。我将争取在文学事业上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多作一点贡献。”他曾经向他的子女表示，他要用不同于传统的手法去完成《《堡垒》》，再次赢得读者。但事与愿违，两年之后，他就与世长辞了。

1989年12月，吴强应邀到美国马里兰州。这次出国，原来的计划

后仍壮心不已，对于创作不敢懈怠。他在1988年3月说：“我现在已年近八旬，但写作未辍。目前，正在为完成长篇小说《堡垒》下部而努力，另有两部中篇小说，在构思和写作之中。作品就是生命，我的生命不息，创作不止。我将争取在文学事业上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多作一点贡献。”他曾经向他的子女表示，他要用不同于传统的手法去完成《《堡垒》》，再次赢得读者。但事与愿违，两年之后，他就与世长辞了。

由于病势来得迅猛，吴强被迫放弃五月份参加三女儿博士学位的授予仪式。这时，他语言表达已经困难，行动也不便了。但他坚持要从美国飞往加拿大温哥华大女儿尹彦(彦彦)身边去。第四天，他离开加拿大经香港转乘飞上海的航班。

3月1日，吴强回到上海。3月2日，吴强由家人用车送华东医院，医生初诊认为是中风，后来经CT检查，发现是脑瘤。从美国回来住院仅40天，就于1990年4月10日在上海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他曾经对人说：“三中全会给我们指明航向，政治形势真正大好，我不把《堡垒》下部写好就不交差。”吴强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，其中之一，是他的《堡垒》下半部未能完成。

主要参考资料

吴强著，《堡垒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79年。

吴强著，《吴强文集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10年。

吕红，《军事小说〈红日〉作家吴强传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06年。艾以编，《海上文谭》，上海三联书店，2012年。

荀德麟，《淮阴市志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1995年。

杨剑龙编，《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99 吴强卷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10年。

如东市政协《文史资料 第六辑》，1990年。

